

东庄西苑

熠熠闪光的旅程——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学典礼学员代表发言

创造未来
□蓝野

当代诗歌在获得了汉语诗歌应有的繁荣和发展之后,处于一个众声喧哗的活跃时期。一个诗歌写作者在这样一个喧哗的时代,更应该保持清醒与警惕。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了引领作家前行的鲁迅文学院,参与当代诗歌史的创造与发展,既觉得适逢其时,又深深感受到一种荣光与使命。

今天我们来了,就是来学习前辈作家如何与自我之外的世界对话,如何找到一个最恰当的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方式。就是来寻找、学习、继承前辈作家、诗人们的风骨和气质的。我们是来认识群星与山峰的,是来向群星与山峰致敬的,也是来寻找渺小自我的。

鲁迅在《野草》中写道:“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经过前辈文学家的创造,它已如影随形地塑造、伴随着我们。作为一位写作者,我们更能时时感受到文学创作对个人思想、情感和灵魂的重塑与提升。我们手中的笔,是可以像鲁迅所说的一样,用来辟地、栽树、掘井,用来沟通与创造的。

大家跋山涉水,远道而来。有的来自美丽而贫瘠的乡村,有的来自经受现代化进程洗礼的城市,我们来到这里,相会在培育作家的美好摇篮,这本身就是美好的中国故事。我们职业不同、经历不同,但要共同经历即将开始的这一程美好的文学之旅。从此我们获得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关系。美好的师生情谊、同学情谊就此开始,在这两个月里,在这一生中,我们将以此相称、以此相认。

能够预见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让我们从这里认识自己,沟通世界,创造未来。让我们在生命中镌刻下这段虽然短暂但终将会有熠熠闪光的旅程。

生命中最美时光
□武强华

大概两三年之前,我还没有想过有一天

会成为鲁迅文学院的一名学员。我没有上过大学,作为一名中等医学院毕业的学生现在从事财政工作。我的朋友曾经开玩笑说,不写诗的医学生不是好会计。命运有很多阴差阳错,今天能够走进鲁院,获得这个珍贵的学习机会,这完全得益于文学和诗歌。其实,我天生胆小,不喜欢学医,很多次,解剖学老师举着一根骨骼标本叫我的名字时,我正在课堂上低头看汉语言文学的书。我认得那是一根腿骨,但我说不出那些凹凸和结节的医学名称,常常被罚站。我也记不住寄生虫和药品的拉丁文缩写字母。当我的同学们围在人体标本周围观察人体的时候,我永远站在最后面,不敢靠近。我对数字也非常迟钝,常常面对一大堆数字和财务账簿眼花缭乱、头痛欲裂。但我明白诗人从来不是一种职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是最普通的人,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甚至也有一份自己不喜欢但为生存不得不去从事的职业。只是我们这一群人,能够以一颗敏感的诗心在庸常的生活中保持着生活的诗性。

对我来说北京是座陌生的城市,我曾经从汪峰那首《北京,北京》中感受到她的激情、苍凉、疼痛和温暖,也被她丰富独特的人文气息所吸引,从今天起我将伴随着这座城市的心跳和呼吸,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整整两个月时间。从我的家乡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启程时,我对北京和鲁院充满了憧憬和期待,这将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打开诗意的大门
□成路

写作者是需要理论支持的。理论有两种,一是解决写作技术的,二是解决写作精神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讲话》中说:“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么,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对这一论述的理解是毛泽东要求文艺必须提高,换句话说就是文艺需要探索。

我又想到了路遥。他的《人生》把小说人物回归到自然状态中,这就是提高,在那个时代,这也是具有创新意味的。

“提高”一词时常提醒我,让我摒弃了“日常生活摹拟性”的写作与“事件代言人”写作,去探究一些有“个性”的文学理想,摸索建立自己诗歌创作的完整体系,要求自己采用“原始文化意象”进行诗歌写作,努力写出另样风格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文学理想的支持下,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诗歌,不断努力在技术上和题材上自我超越。在长诗《活时间》的附记里我写下:“我一直以为,诗的写作,超越先贤是努力与向往,而自我超越是挣扎。”这种挣扎是有难度的写作,因为我要“提高”。

为了提高的挣扎往往是孤独的,它的意义何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我理解的“市场的奴隶”,不是单纯的经济市场奴隶,还应该包含精神市场的奴隶。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文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人们普遍认为艺术家被市场经济困扰了。我个人以为,还应该有另外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艺术家的“美学辨识度”出了问题,也有一些是道德意识出了问题。古人说读书是为了明理。书籍具有引导和教化的作用。我们应该从书籍中学会尊敬、尊敬身边的人和物,尊敬自然里的山、水、石、树木。我的功课是阅读经典,宋代王应麟的《诗地理考》和台湾任遵时的《诗经地理考》两本书使我学会了对万物的尊敬。

我们每一个学员来到鲁院学习,都是想在老师的引导下解决创作和思考中存在的问题,修正前进的方向。这么多诗歌作者在一起学习、交流、争辩,对于打开诗意之门会有很大帮助。

诗歌的融合与反思
□张巧慧

昨天来的途中我一直在想,北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鲁迅文学院对我意味着什么?诗歌对我意味着什么?北京,国家历史、文化的中心,更多时候,她已上升为一种象征。多

少人梦寐以求想留在这里。鲁迅文学院录取我们,是肯定、接纳与培养我们。站在这里,我们都是被文学眷顾的人,没有资格抱怨怀才不遇,恰恰要反思: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学识、阅历、胸怀都准备好了吗?

我曾以为诗歌是独一无二的表达。《诗探索》曾经约稿要求我写一首诗。我写了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的一个片段。我所在单位对面原是一小片农田,我亲眼目睹推土机开进工地,农作物被推平,钉子敲下去,高楼筑起来。有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用相机拍摄一些场景用以记录城市化进程。但照片并无美感,而散文写作又过于具体,我选择了诗歌,我以为诗歌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来替换的。但现在我正在慢慢转变这种观念。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一位歌者,诗歌的外延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是的,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是相通的,或者说所有的美和力量都是相通的。比修辞和技法更重要的是情怀、思想、精神和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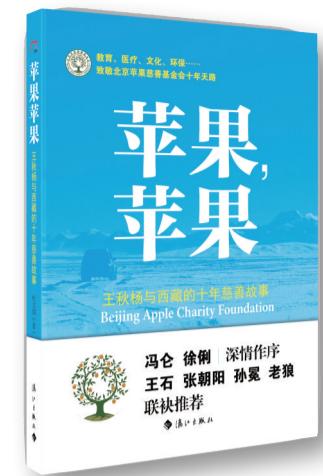
诗人们是一些创造者,使用言语创造出美、思想、形象和力量。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诗人不断拓展着诗歌的表达,突破着原有的局限与临界点,呼唤着鲜活的多元的令人惊讶和震颤的诗歌创作。

纵观中国新诗发展史,每一阶段的辉煌,都保持着对抗和反思,五四时期是对古典文学的反思;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是对政治抒情诗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是对集体主义的反思。诗人们在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之间做着平衡。从19世纪西学东渐到20世纪80年代诗歌大发展,新诗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审美准则一再变化。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国际化的交流与碰撞更为明显。世界范畴的文化交流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责任。作为汉语写作者,如何保持母语的优秀传统,又如何体察世界文明,把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考量着我们的视野和格局。

沈从文曾自命为乡下人,对于北京来说,我们都是乡下人。那么,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让我们记住这份甜并且消化它以滋润人生;让我们记住这份甜,并且在甜美中保持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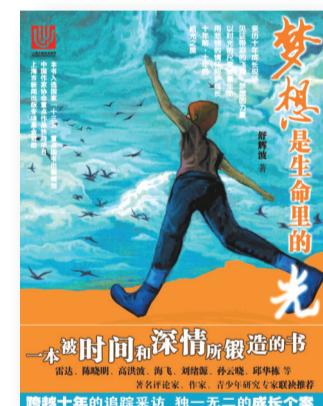
桃李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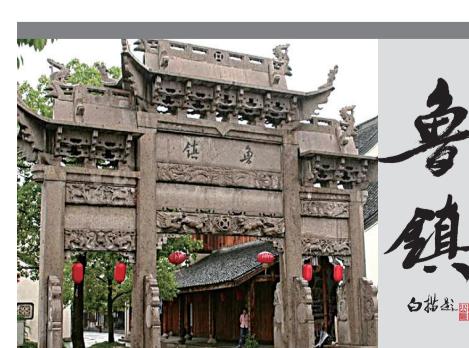
杜文娟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纪实文学《苹果,苹果》近日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该作品以面向藏区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的10年慈善历程为主线,涉及教育、医疗、环保、藏文化保护等内容,书写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高鸿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情系黄土地》近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作者继长篇小说《沉重的房子》《农民父亲》《血色高原》《黑房子,白房子》《青稞》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描写了40年来农村的文化、伦理和经济的巨变,讲述了特殊年代里,梁海东毅然带着家人,从胶东半岛到陕北高原,建立起一个村落,改善那里落后面貌的故事。故事传奇曲折,情感真挚,催人泪下,再现了当年陕北知青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



舒辉波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其非虚构作品《梦想是生命里的光》近日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本书关注的是一群有着特殊成长背景的孩子:他们或是留守儿童,或曾遭遇家庭变故,或是自身有残疾……他们的成长比一般孩子更加艰辛。10年前,本书作者曾对当时境况有过深入的采访。10年后作者跟踪采访,讲述10年来这样一群特殊孩子的成长,描摹这些普通人在梦想的照耀下,奋力前行的传奇。一个孩子一个故事,各自成章。作家的亲历性和每一个被采访者的全情投入为这本书带来不一样的现场感。



不该忘却的历史

郝炜华的长篇历史小说《古琴》是发生在一个弹奏古琴的中国少年和爱古琴的德国工程师之间的传奇故事。陆飞鸣,一位白净、高瘦,沉默寡言、气质忧郁的美少年,出生在即墨的古琴世家,拥有高超的古琴技艺,每日研习古琴,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费力克斯,德国铁路建设工程师,其先辈到访过中国,家中有许多中国艺术品,从小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热爱中国文化、中国音乐,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偶遇弹奏古琴的陆飞鸣,从此开始了两人的传奇。对这个德国人而言,这位沉郁神秘、清瘦的古琴演奏者就是古琴之神,就是他所痴迷的中国文化。费力克斯利用自己的铁路建筑师的身份,找到在乡间避难的陆飞鸣,将他请到自己的家里。在那里,音乐家陆飞鸣找到了乱世中的知音,作为男人的陆飞鸣还收获了爱情。陆飞鸣,费力克斯,费力克斯的金发妻子,三个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巨大、社会地位悬殊的人,却因为音乐、爱情,心灵相通融为了一体,没有嫉妒、没有猜忌。如果没有战乱,这将是一段近代版伯牙

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故事。但是,这高雅的知音故事、感人的跨国之恋却因为德国殖民者在山东的大肆扩张变成了凄厉的悲剧。德国殖民者对胶东半岛的军事扩张激起了爱国人士与广大民众的反抗,身处这一时空之中的陆飞鸣、费力克斯不可能独善其身,他们无法摆脱、超越各自的社会身份、民族身份。陆飞鸣的古琴老师和洞箫演奏师丁光明、丁红杏父女,这些技艺高超的艺术家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义面前都自觉担负起救国的责任。他们的爱国义举正是古代中国音乐文化至高境界——“琴德”的体现。为了反抗德国人的侵占与扩张,潍县义和团首领策划了一场暗杀活动,在张路院火车站开通仪式上,丁光明、丁红杏父女上演了一曲现实版的《广陵散》。暗杀行动失败,陆飞鸣受牵连被押进大牢,羸弱的中国少年陆飞鸣挣脱不了时代命运的拨弄,强大的德国殖民者费力克斯同样也躲不过时代的纠缠。费力克斯因为营救陆飞鸣失去了德国当局的信任,被解除了工程师的职务降职为普通员工,并且要被遣返回国接受审判,在离开中国前夕

被暗害。陆飞鸣与费力克斯之间的情谊被彻底切断了。费力克斯之死给潍县人民带来了灾难,为查找凶手,德国殖民者胁迫潍县地方政府采取株连政策杀戮无辜百姓,他们残忍无理的做法激起了潍县人民的强烈反抗,愤怒的百姓放火烧毁了德国人新建的坊子城。坊子城烧毁了,费力克斯的妻子葬身火海,陆飞鸣与德国金发美女之间的异国恋曲也结束了。带着心爱的女人刚刚生下的孩子逃离火场的陆飞鸣,何时还能弹奏起典雅的古琴曲?

费力克斯曾感叹:自己如果不是以殖民者的身份,而是以游客或者文化寻访者的身份遇见陆飞鸣,他们之间也许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痛苦与烦恼了。因为音乐而相识相知的费力克斯与陆飞鸣,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美妙的音乐那么纯粹。其实,费力克斯与陆飞鸣之间的交往、交流是不对等的。费力克斯与陆飞鸣的第一次见面就将两人之间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呈现出来。费力克斯出面解救陆飞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第二次见面,与其说是费力

斯将陆飞鸣邀请到他的家中为其弹琴,还不如说是费力克斯将陆飞鸣强行地囚禁在他的家中为其演奏,让陆飞鸣服从他的意志。从故事的表层来看,是费力克斯一次又一次将陆飞鸣救出险境,事实上也是费力克斯将陆飞鸣一步一步带入险境。这种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友谊是脆弱的。恰如费力克斯与陆飞鸣之间的关系,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西方列强强行侵入中国,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加剧了中国乡村的衰败,阻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探究陆飞鸣与费力克斯之间浪漫传奇的真相,促使人们进入具体历史语境,抛弃浪漫想象,真实客观地认知、理解近现代西方在中国的殖民历史。

《古琴》从表层来看是一部凄美的音乐传奇,但实际上它是一部涉及弘扬中国古典音乐文化、反抗帝国主义、批判封建文化等多重内涵的历史小说。它既有情感故事,更有厚重驳杂的历史画面,整部小说凄美而沉重。